

北京 大运河的 浪花

彭俐
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运河的浪花

彭俐 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大运河的浪花 / 彭俐编.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200-13998-3

I. ①北… II. ①彭… III. ①历史故事—作品集—中国 ②神话—作品集—中国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3502 号

北京大运河的浪花

BEIJING DAYUNHE DE LANGHUA

彭 俐 编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201 千字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3998-3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序

彭 俐

天上银河迢迢递递璀璨斑斓如练；地上长河浩浩渺渺清澈澄明似带。

中国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时间上延伸数千年，在空间里绵延数千里，乃中华民族伟大工程系于伟大心力之辉煌壮举，举世罕见而无不称奇，遂于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之无愧。

大运河，自杭州至北京，用中华大地母亲的乳汁哺育古老都城，让它身体与精神一并健硕、伟岸，四肢灵活，耳聪目明，留下多少人文胜迹、动人故事于木牍竹简，穿透历史厚重的帷幕，久久地回荡黄钟大吕之声……

仰望银河星辉闪闪，俯瞰长河浪花莹莹。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人类以文字记述过往，企盼未来，良有以也。

在此，文人墨客，兴味盎然，你掬一捧大运河的浪花，我撷一握大运河的芳华，谈天说地，纵横捭阖，古往今来，故事良多……

2017年12月15日，于京华

目 录

北运河：古代北京的出海通道	杨家毅 (1)
温榆河：为帝王所钟爱的河流	郭 欣 (10)
萧太后河：一条流金河	李言录 (15)
元代海运：北京的生命线	郭 欣 (19)
郭守敬巧妙治水——发现白浮泉	高文瑞 (25)
白浮泉——通惠河之水源、大运河的北起点	郭 欣 (30)
白浮堰·九龙池·都龙王庙	李富厚 (35)
那山，那泉，那庙	史 志 (39)
皇家寺庙万寿寺	高锋霜 (42)
长河边的御码头	徐 新 (49)
积水潭的昨天和今天	史 志 (52)
前海名邸——醇王府	车 军 (57)
古都北京的“六海”	高世良 (64)
北京的粮仓	高世良 (69)
荷花市场	车 军 (73)
玉河：一枚曾经遗失的碧玉簪	彭 俐 (79)
三个文人与什刹海	彭 俐 (83)
广有仓——运河直抵长城边的见证	卢自有 (92)
清代漕运——漕粮支放十三仓各司其职	朱小平 (96)
南新仓：全国仅存的九座皇家仓廩	郭 欣 (100)
话说“二闸”	李俊玲 (106)

二闸·水狮子·童谣	朱小平 (110)
通惠河上“小秦淮”	董文森 (114)
朝阳至通州——清代雍正一条石御道	高世良 (117)
八里桥忆旧	高锋霜 (121)
长桥映月·鲁班石·饴饬床	李言录 (123)
漕运总督中出名臣	朱小平 (126)
漕运总督清浊各分	朱小平 (129)
漕运北延线——潮白河水运	卢自有 (133)
纸上的《运河》	刘 祥 (137)
通州——明朝之土坝、石坝二码头	孙宇宁 (140)
“三庙一塔”认通州	高锋霜 (144)
105 岁的京兆师范附小	高文书 (147)
名人云集的通州百年学府	高锋霜 (149)
文物揭开运河仓储的秘密	郑旭升 (152)
通州城的前世今生	史 志 (156)
通州“小白楼”：运河水烧运河鱼	张本瀛 (161)
“西部歌王”是大运河之子	
——他从通州潞河中学唱诗班毕业	王海成 (164)
张家湾：大运河的龙头，《红楼梦》的隐身	李言录 (167)
曹雪芹从南京“北漂”北京，通州张家湾有其故居	祁 建 (170)
张家湾——捡拾岁月的“瓷片”	阿 遥 (186)
千年古镇张家湾	高锋霜 (190)
西海子边的老冰窖	刘维嘉 (194)
通惠河畔多奇闻——编入名册“军粮户”	李永俊 (199)
“龙头”“凤尾”北运河	刘绍棠 (202)
大运河流淌着你的名字	
——忆著名作家刘绍棠魂归故里	李培禹 (206)
通州为古都北京带来“一竿好水”	赵 春 (210)

北运河：古代北京的出海通道

杨家毅

北运河在古代有“北河”“白河”“潞河”之称，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统称为北运河。北运河有悠久的水运历史，不仅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一段，也是古代北京的出海通道。尤其是元明清时期，随着北京成为王朝的都城，而经济重心在江南，需要京杭大运河将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在特殊时期，如战争、运河失修等情况下，朝廷就采用海运的形式，将南方的物资运到天津，然后利用北运河，将物资运到通州。但是到明清时期，朝廷对北运河这个出海通道，仅视为河运的补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于接驳海运。

元代以前，北运河已经成为北京地区连接海洋的重要通道

有北京东大门之称的通州，自古多河富水，利用河流进行运输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就目前史料来看，大规模漕运始于秦朝。秦建立了统一的王朝，为大规模漕运提供了条件。当时的政治中心在咸阳，人口激增，而关中地区的粮食很难满足新形势的需要。秦王朝利用水路从东方运粮至关中地区。东方产粮的地方一个是临淄附近，一个是济、泗之间，一个是鸿沟流域，另外还有江、淮二水下游的地方。在此之外，秦朝一直征发到东海之滨，也就是现在山东半岛东端，当时的黄、颍、琅玕负海之郡都属于粮食征发之地。此地早已是富庶之地，特别是琅玕郡治所琅玕县，曾做过越王勾践的都城。秦始皇很喜欢这个地方，在巡游途中，曾于此稽留过三个月。（《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此地靠海，秦始皇北征匈奴时，从山



东黄、胙、琅玕出发，通过海运往北运送粮草，然后利用北运河转运。《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秦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胙、琅玕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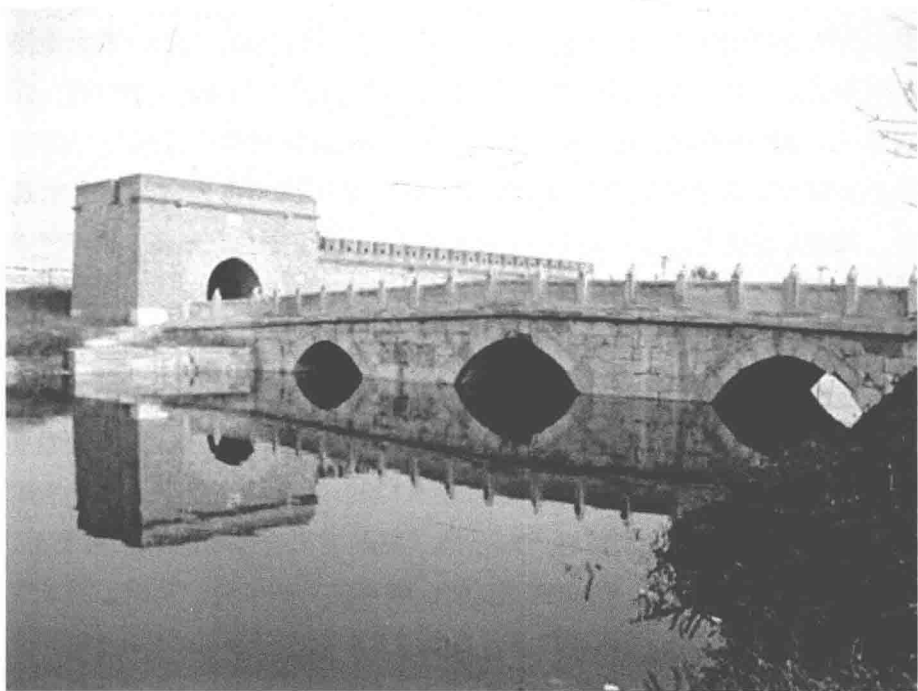
“北河”是哪条河呢？明清以来的学者考证，认为“北河”即“白河”。明代的学者，成化年间曾任户部侍郎的王琼在《漕河图志》中明确说，“北河，盖即白河也”。明《水部备考》采用《漕河图志》之说。清《日下旧闻考卷五·形胜》亦同此说。《畿辅安澜志·白河》《畿辅通志·河运》《光绪顺天府志·漕运》等均考证北河即白河。白河就是潞河，这在很多史书上都有明确记载。白河，《汉书·地理志》称沽水，后人因其源发塞外白石塘岭白马关，也称白河。《后汉书》《三国志》称潞河，《水经注》称沽水、潞河、笥沟，《金史·河渠志》称潞水，《明史·河渠志》称潞水、白河、通济河。另有《畿辅通志》《畿辅安澜志》《武清县志》《天津县志》《天津府志》《顺天府志》等称白河、潞河、北运河、沽水。

关于秦朝是否有海运，学界研究证明，秦朝不仅有海运，而且还很发达。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曾命令大将带领水师“率楼船之士”去灭越南。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曾四次沿海巡视。公元前219年东巡齐地，沿渤海岸到山东半岛原齐国的各重要港口巡视，并“徙黔首三万户琅玕台下”。此外，他还曾派徐福两次入海东渡。可见，秦朝的海运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东汉末年，曹操北征乌桓时，曾利用潞河运输粮草。史书记载，东汉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开凿了上起呼沱（滹沱河），下入泲水的平虏渠，又开通从沟河口到潞河的泉州渠，以通海运。曹操沟通了河北境内的滹沱河、泲河（今沙河），北京境内的沟河与潞河，把今天河北省与北京市的河流连接成一体。潞河的上游是温榆河，可直达居庸关，下游为北运河，与渤海相通。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对平虏渠和泉州渠的作用评价甚高，认为至此，曹魏时期已经形成了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史念海：《中国的运河》第四章，《东汉以后漕运网的破坏与补缀管理》）可见，曹魏时期，北运河不仅是贯通南北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通海要道。

关于唐朝海运，《光绪顺天府志·漕运》有“浮海以给幽燕，亦由白河”的记载。当时运输南方粮米，利用海运到今天津，再运到通州，主要利用了白河水。关于唐代通过海运从东南沿海地区往幽州地区运输粮食，除了在史料中都有记载外，在一些诗文中也有反映。如杜甫曾有《后出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又在《昔游》诗中说：“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唐开元二十八年（740），为加强对幽州地区海运的管理，朝廷任命李适之为幽州节度河北海运使。（《唐会要卷七八·诸使中·节度使》）可见通过海运，从东南运粮至北方，当时已成常态。

辽金时期，燕京成为重要都城，通州的地位随之进一步提升。宋辽对峙时期，辽国从辽东地区通过海路往辽南京运输粮草，在今天津宝坻、河北香河、北京通州地区开凿了萧太后运粮河。关于这条运河，明蒋一葵在《长安客话·畿辅杂记·潞河》称，香河县“境南有大龙湾、小龙湾二水，



通运桥



夏秋始合流，经宝坻界入海，相传为辽时海运故道”。据考证，这条河应是从宁河口开始，入洵河，至七里海，然后进入龙湾渠，由宝坻达香河。运河到香河南与潞水（今北运河）相连，由此继续向西而至潞县（通州）。漕船到通州后分两支，一支沿今潮白河向北，供应密云等地驻军用粮。另一支继续向西，沿着坝河通往燕京城北护城壕。

金朝以燕京为中都，十分重视漕运。《金史·志第八·河渠·漕渠》记载：“其通漕之水，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沧州、会州之境，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获嘉、新乡、卫州、濬州、黎阳、卫县、彰德、磁州、洺州之馈，衡水则经深州会于滹沱，以来献州、清州之餉，皆合于信安海壖。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金与宋对峙，金朝不能从江南运粮，将统治区范围内各地的漕粮，沿河汇于天津（信安）海岸，然后再沿北运河溯流运至通州。

元明清时期，北运河成为京城接驳海运的“生命补给线”

元明清三代，南方各省的粮食和营建北京的物资都经过海运和大运河运送到通州。部分粮食储存在通仓，部分粮食经过通惠河储存在京仓，还有部分粮食沿温榆河直接运至昌平巩华城和居庸关，部分粮食沿潮白河直接运至密云供镇守长城守军。所以改变了金朝时通州作为漕运终点的地位，而成为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转运中心。

元朝海运、河运并行，将南方粮食及其他物资运往京师。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运往通州。元初平定江南，将宋人的库藏典籍由海运运至大都。《光绪顺天府志·经政志三·漕运》记载：“初，巴延平江南时，尝命张瑄、朱清等，以宋库藏图籍，自崇明州，从海道载入京师。”漕粮还是利用河运，但是接济不上。至元十九年（1282），设法恢复海运。海上航道前后有三次变更，初期海运由刘家港（江苏省太仓市东北）入海北上。因海岸险路很多，于是，另辟新道，比前路稍近。一年后，又改了一条新道，“从刘家港上船，过崇明放洋，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耳”，十分便利，“起时至燕者四万二千石，及其盛也，遂至三百六十万石”。

海运粮食从天津上岸，然后经内河运至张家湾。《读史方輿纪要》云：

“张家湾在通州南十五里，元万户张瑄督海运至此而名。”《日下旧闻考》也有记载：“张家湾在州南十五里，元万户张瑄督海运至此而名。东南运艘由直沽百十里至河西务，又百三十里至张家湾，乃运入通州仓。”张家湾因此得名，也因海运与河运而兴盛，是海运与河运结合的产物。

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到永乐十三年（1415），是明王朝大规模实行海运的时期。明初，国都定在南京，由东南各省沿江运送，或者实行海运，路途较近，比较方便。由于残元势力盘踞于辽东地区，明太祖朱元璋利用海路运兵运粮，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命中书省符下山东行省，招募水工，于莱州洋海仓运粮以饷永平卫。时永平军储所用数多，道途劳于挽运，故有是命。”其主要路径是经由江南苏州府的太仓，沿海岸线经山东半岛过渤海，最终抵达辽东半岛，每年大约可运送六七十万石粮食，以及大量的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

明永乐元年（1403），受“靖难之役”的影响，北京等地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粮草储备出现严重不足，明成祖承袭了太祖时代的“河海兼运”模式。《明史·河渠三·运河上》载：“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从永乐元年（1403）用海运到十三年（1415）罢海运，朝廷海运记录频频出现在明初文献史料的记载中。永乐后，明后期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河患严重，也是靠海运至天津，再利用北运河转运至京通粮仓。

清朝漕运制度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清道光以前，完全依靠京杭大运河运输。到清中期，随着海运技术的提高，加上运河治理不及时，朝廷逐渐尝试海运。早在清嘉庆八年（1803），给事中萧芝奏请海运，但是浙江巡抚阮元认为海运路途遥远，且不安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认为不可行。清道光四年（1824），“南河黄水骤涨，高堰漫口，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河道浅阻，输挽维艰”，皇帝诏令筹备海运。正式海运始自道光五年（1825）。《光绪顺天府志》《经政志三·漕运》载：“试运者为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南方运河被农民起义军占领，从清同治五年（1866）开始，江苏、浙江都用海船走海路，运至天津大沽口。然后利用北运河接驳海运，运送粮食至通州。接驳海运的

漕粮，仍由坐粮厅负责验收，按规定每天验收三万石。清咸丰二年（1852），咸丰皇帝得到奏折称：“本年海运剥船，通坝验收每日仅万余石，或二万余石，以至剥船停泊待验积压致二十余里之遥。”（《光绪顺天府志·经政志三·漕运》）可见，当时北运河接驳海运已经成为漕运的主要渠道了。

清光绪三年（1877），美国传教士怀礼（I. W. WILEY）在天津和通州之间的北运河上，看到当时驳船运输的情景：“在这条河中来回穿梭的驳船和帆船的数量就足以证明这个国家的人口稠密和富有程度。在这些船中，有很多商船，也有很多是政府的船只，主要被雇来向紫禁城运输粮食或其他物产……”（怀礼：《一个传教士眼中的晚清社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

明清两朝对北运河出海通道利用存在的问题

明清两朝对海洋的利用，整体上偏保守。明清两朝都实行“海禁”政策，只有在京杭大运河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情况下，不能维持漕运的时候，才实行“海运”。也就是说海运是作为河运的补充而出现的。反倒是西方列强看到了北运河是北京的海出通道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成为入侵北京的“捷径”。

一是官方垄断北运河接驳海运功能，忽视了北运河发展海上商业贸易的功能。

明朝廷实行“海禁”政策，这是一种由官府垄断海外贸易的政策。禁止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但并不禁止外国来华贸易。明朝的“海禁”政策也未贯彻始终，曾一度开放“海禁”，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也一度蓬勃发展起来。但是民间商船海运较少越过山东到天津，政府也不鼓励南北方以海运为通道进行民间商业往来。到了清代，北洋航线已有上海直达天津等北方城市的商船队。民间商船北行时把南方的货物运销北方，南返时，将北货运往南方。但是清代利用北运河接驳海运是官府行为，由顺天府通永道负责接驳海运，官方提供驳船，招募顺天府相关州县的百姓作为船夫，将粮食运输到通州。《光绪顺天府志》《经政志三·漕运》记载：“每剥米

五十万石，分作十起转运，剥船一百六十只为一一起。”不可能利用北运河促进海上商业贸易。

二是忽视了北运河的军事防御功能，反而导致了近代西方列强利用北运河入侵北京。

明清时期，朝廷面临着来自海上的威胁，尤其是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的国门。从现有资料看，近代西方列强看到了北运河连接北京与渤海湾的特点，无论是军队还是传教士，他们一般从上海吴淞口坐船走海路，到天津大沽口，然后顺着白河（北运河）直达通州。清光绪三年（1877），怀礼巡视中国和日本的美以美会传教区，到中国后，首先到上海，就顺着这条路，先到天津，顺着北运河到通州，然后到北京城。到了天津，他们租了5条船，沿北运河到通州。从其记载看，沿途由传教团接应，提供了租船、休整、医疗等必要的服务。可见，对西方列强来说，这条线路是十分成熟的线路。

西方人对清政府没有重视北运河军事防御感到很不解。清同治十年（1871），苏格兰人约翰·汤姆逊从烟台抵达大沽口，然后乘船由北运河到



通州码头



通州。在天津大沽口，他在《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约翰·汤姆逊记录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写道：

“我们再次搭乘汽船去天津，一段穿越渤海湾的短短的航行将我们带到白河口，在这里我参观了著名的大沽炮台，它镇守着白河的入口。……那里的炮台、大炮和驻军看起来都很不正规。当然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毕竟这是一条通达首都的河流，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重兵防守的。”

西方列强将军舰开进渤海，突破大沽防线后占领天津，沿北运河水路前往北京东大门通州，然后进攻北京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守将僧格林沁率大军在张家湾、通州、八里桥、北京城一线，沿途设防。其主要兵力分布在几个据点上，虽然看到了列强利用北运河溯流而上，但是只是用打木桩的方式，试图拦住军舰。随联军进犯的英国人芮尼在《北京与北京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中记载了清军在张家湾城外的运河上布防的情况：

“过了张家湾不远，我们发现河道上有许多木桩拦着，只留出一个狭窄的通道让船只行驶。这是僧格林沁防线的一部分。再顺流几里路之后，我们到了第二道木桩防线。在这防线的出入口，有人拦了一条绳，收了钱（大约是几元钱）才让船通过。情况似乎是附近一个村的农民曾参与浚通这个防线的河道，因此要求做些补偿。船夫告诉我们政府每年拨出金钱维修和开浚河道，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花在这个用途上，大部分的钱都是中饱官员的私囊。摩尔根先生提到僧格林沁建造这些防卫，必定用去许多金钱。一个船夫回答他：‘是的，金额是很大的，但这是百姓的钱。钱来自政府对百姓的征税。’”

从清末日本步兵中尉荣山尚则绘制的《从北京到天津行军图》，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日本军方沿着北运河行军的意图。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利用了北运河进军北京，这从当时联军所用的行军图能清楚地看到。但是当时清政府没有看到北运河的军事价值，也不能组织有针对性的防御措施。

总之，明清时期，朝廷利用北运河接驳海运，对京城稳定和繁荣起

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是，终归它没能发挥其促进商业贸易的功能。近代以来，北运河作为北京的出海通道，并没有被清政府充分利用，尤其是忽视了北运河的军事防御功能。而这一点反而被西方列强所利用，由此导致的历史的悲剧值得反思。

温榆河：为帝王所钟爱的河流

郭 欣

在北京众多河流中，温榆河就像邻家未出阁的小妹，含蓄、温婉、宁静，连泛起的波浪都悄无声息。对于京城那一条条如雷贯耳的大河，谁人几乎都可以道出她们炫目的履历。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够勾画出温榆河清晰的面容呢？如果你能走近她，走进数千年悠长的历史，你会发现温榆河才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存在。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历史的天平没有向她倾斜。

曹操是开发温榆河漕运的先驱

在北京城还没诞生的时候，温榆河就躬身为流域的子民操劳了。她是北京地区最古老，也是最早被开发利用的河流之一。温榆河源于北部的军都山，军都山资格有多老，她就有多老，恐怕几万年都打不住，这让许多河流只能望其项背。北京湾日积月累的王者之气，毫无疑问应该有温榆河锲而不舍的润泽。

温榆河以众多温泉汇流而成，远古始称“百泉水”，后又有温余水、温水之称，直至辽代才改为今名。温榆河上游由东沙河、北沙河、南沙河三条支流汇合而成，其间又有蔺沟河、清河、龙道河、坝河、小中河汇入。温榆河流经今北京市海淀区、昌平、顺义、朝阳、通州等五区，至通州北关闸为止，流域面积4423平方公里，全长47.5公里。通州北关闸以下河道名为潞河，东注于海。

温榆河的名称最早正式见于《汉书·地理志》与汉代桑钦编撰的《水经》。至北魏时，籍属涿郡的酈道元作《水经注》，第一次对温榆河源流与

其各大支派，进行了周密翔实的考察论证，不仅被后世学者引为依据，而且引起历代君王的极大关注。

温榆河是北京最早开发漕运的河流。所谓漕运，就是用船运输粮食（公粮）。一千年前的东汉末期，乌桓首领蹋顿率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进犯幽州，其主要的突破口之一就是军都山居庸关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有这样的记载：为了解决征伐乌桓的军粮问题，东汉建安十一年（206），曹操于泉州（今天津市）凿渠，“自呼沱入泲水，名‘平虏渠’。又从沟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其意是，曹操沟通了河北省境内的滹沱河和泲河（今沙河），北京境内的沟河与潞河，把河北与北京的河流连接成一体。潞河的上游是温榆河，可直达居庸关，下游为北运河，与渤海相通。这样，曹操就可以领军载粮从大本营河北的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出发，顺水一路上行抵达居庸关，或者辽西新河，完成讨伐乌桓大业。

其实，最早利用温榆河自蓟城向军都、居庸等地漕运军粮的是上谷太守王霸。东汉建武十三年（37），卢芳联合匈奴、乌桓多次侵扰幽州北部边地。王霸率解下刑具的6000多名囚犯，筑起长达300多里的堡垒，与匈奴、乌桓进行了近100次大小战役，终于使进犯之敌俯首称臣，平定了北部边疆。其间温榆河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原征用的军粮经今通州的潞河转运入温榆河，再至居庸关一线。

温榆河在汉代就用于漕运，有史书为证，《后汉书·王霸传》引唐章怀太子李贤注称：“《水经注》曰，温余水出上古居庸关东，又东过军都县南，又东过蓟县北。益通以运漕也。”温余水即今温榆河也。

此后，历朝历代昌平都是屯兵重地，漕运大任也就非她莫属了。人们在讴歌戍边英雄的时候，往往把输送漕粮和军械的温榆河，遗忘得一干二净，实在有失公允。

没有温榆河就没有通惠河和十三陵

通惠河和十三陵都是世界级的重磅存在，而温榆河却连北京人都对她感到生疏。名分上如此巨大的落差，日久天长已让人们习以为常。殊不知